

中华文化经典赏析丛书

「学生版」

古文观止

赏析

孔立新 主编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

中华文化经典赏析丛书(学生版)

古文观止

赏 析

主编 孔立新

编写 曹葆华 刘俊强 胡合剑

黄志福 张致根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文观止赏析: 学生版/孔立新主编. —上海: 上海
远东出版社, 2006

(中华文化经典赏析丛书)

ISBN 978-7-80706-263-9

I. 古… II. 孔… III. 古典散文—中国—青少年
读物 IV. H194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7350 号

责任编辑: 丁是玲

封面设计: 李 廉

古文观止赏析

中华文化经典赏析丛书(学生版)

主编: 孔立新

印刷: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

装订: 上海张行装订厂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

版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地址: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
印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邮编: 200336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网址: www.ydbook.com

字数: 235 千字

发行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

印张: 8.25

制版: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数: 1—5 100

ISBN 978-7-80706-263-9/G·612 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62347733)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零售、邮购电话: 62347733-8555

目 录

周 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. 郑伯克段于鄢 《左传》/1 | 8. 王孙满对楚子 《左传》/22 |
| 2.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
《左传》/5 | 9. 晏子不死君难 《左传》/24 |
| 3. 宫之奇谏假道 《左传》/8 | 10. 子产论政宽猛 《左传》/26 |
| 4. 子鱼论战 《左传》/11 | 11. 邵公谏厉王弭谤
《国语》/29 |
| 5. 介之推不言禄 《左传》/13 | 12. 叔向贺贫 《国语》/32 |
| 6. 展喜犒师 《左传》/15 | 13.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
《礼记》/35 |
| 7. 蹇叔哭师 《左传》/17 | |

秦 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4. 颜觸说齐王 《战国策》/37 | 17. 谏逐客书 李斯/48 |
| 15. 冯谖客孟尝君
《战国策》/40 | 18. 卜居 《楚辞》/53 |
| 16. 唐雎不辱使命
《战国策》/45 | 19. 宋玉对楚王问 《楚辞》/56 |

汉 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20. 五帝本纪赞 《史记》/58 | 25. 管晏列传 《史记》/73 |
| 21. 项羽本纪赞 《史记》/61 | 26. 屈原列传 《史记》/79 |
| 22. 秦楚之际月表序
《史记》/63 | 27. 游侠列传序 《史记》/89 |
| 23. 孔子世家赞 《史记》/66 | 28. 滑稽列传 《史记》/94 |
| 24. 伯夷列传 《史记》/68 | 29. 货殖列传序 《史记》/98 |
| | 30. 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/102 |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|
| 31. 报任安书 | 司马迁/109 | 34. 论贵粟疏 | 晁错/127 |
| 32. 武帝求茂材异等诏 | 西汉文/120 | 35. 答苏武书 | 李陵/133 |
| 33. 过秦论(上) | 贾谊/121 | 36. 后出师表 | 诸葛亮/140 |

六朝唐文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37. 兰亭集序 | 王羲之/144 | 44. 杂说(一) | 韩愈/168 |
| 38. 归去来兮辞 | 陶渊明/147 | 45. 送李愿归盘谷序 | 韩愈/170 |
| 39. 北山移文 | 孔稚珪/150 | 46. 祭十二郎文 | 韩愈/174 |
| 40. 谏太宗十思疏 | 魏征/154 | 47. 柳子厚墓志铭 | 韩愈/180 |
| 41. 滕王阁序 | 王勃/158 | 48. 种树郭橐驼传 | 柳宗元/185 |
| 42. 与韩荆州书 | 李白/163 | 49. 钴姆潭西小丘记 | 柳宗元/189 |
| 43. 春夜宴桃李园序 | 李白/166 | | |

宋文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50. 黄冈竹楼记 | 王禹偁/192 | 57. 放鹤亭记 | 苏轼/211 |
| 51. 严先生祠堂记 | 范仲淹/195 | 58. 潮州韩文公庙碑 | 苏轼/214 |
| 52. 丰乐亭记 | 欧阳修/197 | 59. 后赤壁赋 | 苏轼/219 |
| 53. 秋声赋 | 欧阳修/200 | 60. 方山子传 | 苏轼/222 |
| 54. 读《孟尝君传》 | 王安石/203 | 61. 六国论 | 苏辙/225 |
| 55. 晁错论 | 苏轼/205 | 62. 黄州快哉亭记 | 苏辙/228 |
| 56. 喜雨亭记 | 苏轼/208 | 63. 书《洛阳名园记》后 | 李格非/232 |

明文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64. 送天台陈庭学序 | 宋濂/234 | 68.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| 王世贞/248 |
| 65. 报刘一丈书 | 宗臣/237 | 69. 徐文长传 | 袁宏道/251 |
| 66. 沧浪亭记 | 归有光/241 | | |
| 67. 《青霞先生文集》序 | 茅坤/244 | | |

周 文

1. 郑伯克段于鄆

《左传》

初,郑武公娶于申,曰武姜。生庄公及共叔段^{当初,郑武公从申国娶来妻子,叫做武姜。生了庄公和共叔段两个儿子。庄公寤生^[1],惊姜氏,故名曰寤生,遂恶之庄公出生时难产,惊吓了姜氏,所以取名叫“寤生”,从此就厌恶他。爱共叔段,欲立之,亟请于武公,公弗许姜氏喜欢共叔段,想要立他做太子,屡次向武公请求,武公不同意。}

及庄公即位,为之请制。到了庄公即国君位,姜氏请求把制这个地方封给共叔段。公曰^{庄公说}:“制,岩邑也,虢叔死焉,佗^[2]邑唯命制是很险要的地方,从前虢叔曾死在那里,其他地方就听从您的吩咐。”请京,使居之,谓之“京城大叔”。姜氏替他讨封京地,庄公叫共叔段住在那里,称他为京城大叔。

祭仲曰^{祭仲说}:“都城过百雉^[3],国之害也都市的城墙超过一百雉,便是国家的祸害。先王之制,大都不过参国之一;中,五之一;小,九之一先王的制度,大城不得超过国度的三分之一,中等的不得超过五分之一,小的不得超过九分之一。今京不度^[4],非制也,君将不堪现在京地的城墙不合法度,不是先王的制度,您将要受不了。”公曰^{庄公说}:“姜氏欲之,焉辟害姜氏要这样,又怎能避开祸害呢?”对曰^{祭仲回答说}:“姜氏何厌之有!不如早为之所,无使滋蔓姜氏哪里有满足的时候?不如早点做好安排,不要使他的势力滋长蔓延。蔓,难图也;蔓草犹不可除,

况君之宠弟乎蔓延开来,就难以对付了。蔓延的野草,尚且难以除掉,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呢!”公曰庄公说:“多行不义,必自毙^[5],子姑待之”做多了不义的事情,一定自取灭亡。您暂且等着吧!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^[6]北鄙贰于己^[7]不久,太叔命令郑国西、北边区的城邑从属于庄公也从属于自己。公子吕曰公子吕说:“国不堪贰,君将若之何?欲与大叔,臣请事之;若弗与,则请除之,无生民心”国家受不了这种两属的情况,您打算怎么办?如果要把郑国送给大叔,那就允许我侍奉他;要是不给大叔,那就请您除掉他,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。”公曰庄公说:“无庸^[8],将自及不用除掉,他会自己害自己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,至于廩延太叔又把原是两属的地方收归自己所有,并扩展到了廩延。子封曰子封说:“可矣,厚将得众可以采取行动了。地方一多,将会得到更多的人归附。”公曰庄公说:“不义不暱^[9],厚将崩他既对国君不义,对兄长不亲,地方多也会垮台。”

大叔完聚,缮甲兵,具卒乘,将袭郑太叔积极修筑城墙,储积粮食,制造铠甲、武器,编组步兵和战车,将要偷袭郑国。夫人将启之姜夫人也将替他打开城门,作为内应。公闻其期,曰庄公得知太叔袭郑的日期,便说:“可矣可以了。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,段入于鄢,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,大叔出奔共于是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去征讨京城。京城的人也背叛太叔,太叔逃跑到鄢。庄公又追到鄢去征讨他。五月辛丑日,太叔逃到共国去了。

书曰鲁国史书上写道:“郑伯克段于鄢”郑伯克段于鄢。“段不弟,故不言弟”为什么这样写呢?因为段的所作所为不像个做弟弟的,所以不说“弟”;如二君,故曰克像是两个敌国的君主打仗,所以叫做“克”;称郑伯,讥失教也直称庄公为“郑伯”,是讽刺他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;谓之郑志,不言出奔,难之也说这是他本来的意思。不说“出奔”,是难以明说其中缘故。

遂寘^[10]姜氏于城颍,而誓之曰于是,庄公把姜氏安置在城颍,并

发誓说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。不到黄泉，不再见面！”既而悔之，不久又后悔不应该这样。颍考叔为颍谷封人，闻之，有献于公。颍考叔是在颍谷主管疆界的官，听到这件事，去给庄公进献物品。公赐之食。食舍肉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庄公要他吃饭，他吃时把肉留着。庄公问他，他回答说：‘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。’我有母亲，我孝敬她的食物都吃过了，就是没有吃过国君的食物，请您让我把肉带回去献给母亲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^[11]我独无。”你有母亲可献食物，我独没有啊！”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敢问这是怎么说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庄公说明了缘由，并告诉了他自己很后悔。颍考叔回答说：‘君何患焉！若阙^[12]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？’您何必为这件事忧虑呢？如果挖地见到了泉水，再打一条地道在里面相见，还有哪个说不对呢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。庄公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庄公入地道时赋诗说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。”大隧里面，母子相见，多么快乐啊！”姜出而赋。姜氏走出地道时赋诗说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^[13]。”大隧外面，母子相见，多么舒畅啊！”遂为母子如初。于是母子便像从前一样。

君子曰：颍考叔，纯孝也。爱其母，施及庄公。颍考叔可算是真正的孝子。爱他的母亲，又扩大影响到庄公。《诗》曰：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”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，永远影响和感化同类的人。”其是之谓乎！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。



【注释】

- [1] 寤(wù)生：同“悟”。本义“醒着”，这里指“难产”。
 [2] 佗：同“他”。
 [3] 雉：量词。古代城墙长三丈高一丈叫一雉。这里是指超过标准。
 [4] 不度：度，制度，这里用作动词，不合制度的意思。
 [5] 毙(bì)：是跌倒的意思。这里是失败的含义。
 [6] 鄙：边疆。
 [7] 于己：于，属于；己，自己。

[8] 庸：同“用”。

[9] 暱：同“昵”，音“nì”，亲近的意思。

[10] 寘：同“置”(zhì)，指放置、安置。

[11] 繫(yì)：语气助词。

[12] 阙：同“掘”，挖的意思。

[13] 泄(yì)：和乐自得的心情。



【赏析】

文章所记述的史实发生在春秋初期地处中原的郑国，是一场宫廷内部的充满血腥杀伐之气的政治性冲突：郑庄公和他的弟弟共叔段为争夺统治权力，在家族内部演出了一场骨肉相残的悲剧。导致悲剧的契机是庄公的母亲武姜对共叔段的偏爱。

宫廷事变，往往情节错综复杂，矛盾千头万绪。文章仅五百余字，却将事件的始末因由交代一清二楚，足见文字洗练，布局紧凑，叙事技巧令人叫绝。

文章刻画人物的手法堪称独到，人物的语言成为塑造其形象的主要艺术材料。文章着重刻画的人物是郑庄公。为了表现出他的深藏不露、老谋狠辣、处心积虑、蓄势待发，文中记述了他与武姜、祭仲、公子吕、颍考叔等人的几次对话。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”——看似无可奈何，实则姑息待时；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——表面不动声色，内心已孕杀机，“无庸，将自及”——依旧泰然自若，早已成竹在胸……语言简短，却颇具个性，三言两语就把一个狡黠、奸险的政治家的脸谱勾勒得十分鲜活。

2.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

《左传》

春，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^春春天，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去偷袭蔡国。
 蔡溃，遂伐楚^{蔡国的军队被打垮了，随即移兵讨伐楚国。}楚子使与师言
 曰^{楚王派使者对齐侯说：“君处^[1]北海，寡人处南海，唯是风^[2]马}
 牛不相及也^{你们住在北方，我们住在南方，就是马牛放牧走失了，也到不了对方}
 国境之内的。不虞^[3]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^{没有料想到你们会来到我们}
 这里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管仲对曰^{管仲回答说：“昔召康公命我先君}
 太公曰^{从前召康公代表周王命令我齐国先君太公道：‘五侯九伯^[4]，女}
 实^[5]征之，以夹辅^[6]周室诸侯如犯有罪过，你可以去征讨他们，辅佐周王
 治理天下。’赐我先君履^[7]周王还赐给我先君征伐的范围：东至于海，
 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无棣^{东到海边，西到黄河，南到穆陵，}
 北到无棣。尔贡包茅不入^[8]，王祭不共^[9]，无以缩酒，寡人是
 徵^[10]你们应该献给周王的包茅却不献进，以致周王祭祀的时候没有滤酒的东西，我
 要责问这件事；昭王南征而不复，寡人是问^{昭王南下巡狩到楚国没有回}
 去，这件事我也要问个清楚。”对曰^{楚使回答道：“贡之不入，寡君之罪}
 也，敢不共给^{没有贡上包茅，确是我君的罪过，以后再不敢不贡了。昭王之}
 不复，君其问诸水滨^{至于昭王没有回去，你到汉水边去问吧。”}

师进，次于陘^[11]于是诸侯的军队向前推进，驻扎在陘地。

夏，楚子使屈完如师^{夏天，楚王派屈完去诸侯军中求和。}师退，
 次于召陵^{诸侯的军队向后撤，驻扎在召陵。}

齐侯陈诸侯之师，与屈完乘^[12]而观之。齐侯曰^{齐侯把}
 诸侯的军队摆开，和屈完同坐一辆兵车检阅队伍。齐侯说：“岂不穀^[13]是为？
 先君之好是继^[14]这么多的诸侯同来，难道是为了我吗？不过是为了继承先君

的友好关系罢了。与不穀同好，何如你们和我同样友好，怎么样？”对曰屈完回答说：“君惠徼^[15]福於敝邑之社稷，辱^[16]收寡君，寡君之愿也。您的恩惠使我们国家获得幸福，您又不嫌屈辱，收纳我君，这正是我君的愿望啊。”齐侯曰齐侯道：“以此众战，谁能御之？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。我用这么多的军队去战斗，谁能抵御他们？用这些军队去攻城，哪座城不能攻破呢！”对曰屈完回答说：“君若以德绥诸侯，谁敢不服。您如果用恩德来安抚诸侯，哪一个诸侯敢不服从您？君若以力，楚国方城以为城，汉水以为池，虽众，无所用之。您如果要动用武力，那么，楚国有方城山可以作为城墙，有汉水可作护城河，您的军队再多，也没有什么用处！”

屈完及诸侯盟 屈完便和诸侯订了盟约。



【注释】

- [1] 处：居住。北海：泛指北方。下句南海泛指南方。
 [2] 风：走失。
 [3] 不虞：不料。涉：趟水过河，这里当进入讲。
 [4] 五侯九伯：五、九皆虚数，泛指所有的诸侯，形容其多。
 [5] 女：汝，你。实：是。
 [6] 夹辅：辅佐。
 [7] 履(lǚ)：践踏。这里指齐国可以征伐的范围。
 [8] 包：束。茅：青茅。入：纳。此处指纳贡。
 [9] 共：同“供”。下同。
 [10] 徼：问，追究。
 [11] 陉(xíng)：山名。次：进驻。
 [12] 乘：乘兵车。
 [13] 不穀：不善。古代诸侯自称的谦词。
 [14] 先君之好是继：继承先君的友好关系。
 [15] 徼(yāo)：通“邀”。求。
 [16] 辱：屈从。收：收容，接纳。



【赏析】

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，带领八国的军队去伐楚，但楚也

毫不示弱，齐国终未达到目的，最后齐、鲁等国不得不和楚国在神前立誓，订立和约。

文中对双方的描写都很传神：管仲是在无理中找借口，齐侯则是一副霸王神气；楚国使者的对答，随机应变，使对方无懈可击，特别是屈完的话，不卑不亢，委婉中带强硬，真是绝好的外交辞令。

3. 宫之奇谏假道

《左传》

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^[1]。宫之奇谏曰：晋侯再次向虞国借道去攻打虢国。宫之奇向虞公进谏说：“虢，虞之表^[2]也。虢亡，虞必从之。晋不可启^[3]，寇不可玩^[4]。虢国，是虞国的屏障，虢国一亡，虞国必然随着灭亡。晋国的贪心不可助长，外部的敌人不可忽视。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？借道一次给它就已经过分了，难道还可以来第二次吗？谚所谓‘辅车^[5]相依，唇亡齿寒’者，其虞、虢之谓也。俗话说：‘面颊和牙床是互相依存的，没有嘴唇，牙齿就要受冻。’这正是说的虞和虢的关系啊。”

公曰：虞公说：“晋，吾宗也，岂害我哉？晋君是我的同宗，难道会害我吗？”对曰：宫之奇回答说：“大伯、虞仲，大王之昭也。大伯不从，是以不嗣^[6]。虢仲、虢叔，王季之穆也。秦伯、虞仲都是大王的儿子，秦伯不从父命，所以没有继承王位。虢仲、虢叔都是王季的儿子；为文王卿士，勋在王室，藏於盟府^[7]。做了文王的卿士，对王室建立过功勋，记载他们功劳的典册还保存在官府里。（可见虢与晋的关系比虞和晋的关系亲密得多）。将虢是灭，何爱于虞？晋国打算把虢国灭掉，哪里还会爱虞国呢？且虞能亲於桓、庄乎，其爱之也。况且虞国能比晋献公的曾祖桓叔和祖父庄伯更亲么？晋国对桓、庄两族是应该爱护的。桓庄之族何罪？而以为戮^[8]，不唯逼乎？桓、庄两族有什么罪过，竟遭到杀戮！不就是因为使他们晋献公觉得受到威胁了吗？亲以宠^[9]逼，犹尚害之，况以国乎？有血缘关系并且亲密宠爱的人，他（晋王）尚且都能杀害，何况我们是一个国家呢？”

公曰：虞公说：“吾享祀丰絜，神必据我。我祭祀鬼神的祭品丰盛洁净，神一定会保佑我的。”对曰：宫之奇说：“臣闻之，鬼神非人实亲，惟德是依。故《周书》曰：我听说鬼神并不对人人都亲，只依从有德行的人。所

以《周书》上说：‘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’上天没有至亲，只辅佑有德行的人。’

又曰又说：‘黍稷非馨，明德^[10]惟馨’并不是祭祀的黍稷散发着馨香气，只有显著的德行才芳香远闻’，又曰又说：‘民不易^[11]物，惟德絜物^[12]’人们的祭物虽然相同，但只有那有德者供的才是真正的祭物。’如是，则非德，民不和，神不享矣。神所冯依^[13]，将在德矣这样看来，如果没有德行，人民就不会和睦，神也不会去享用祭品了。神所依凭的，就在于德行了。若晋取虞，而明德以荐^[14]馨香，神其吐之乎如果晋国吞并了虞国，修明德行，再把丰洁芳香的祭品奉献给神，神难道会吐出来吗？”

弗听，许晋使。官之奇以^[15]其族行。曰虞公不听官之奇的规劝，答应了晋国使者借道的要求。官之奇便带领他的家族离开虞国，说道：“虞不腊矣。在此行也，晋不更举^[16]矣虞国的灭亡到不了举行腊祭那天。晋国灭虞就在这次行动中，用不着再发兵了。”

冬，晋灭虢。师还，馆^[17]于虞冬天，晋国灭掉了虢国，晋军回师时，停驻在虞国。遂袭虞，灭之。执虞公于是袭击虞国，把它灭掉，捉住了虞公。



【注释】

[1] 虢(guó)：国名，今山西平陆东北。

[2] 表：外表，这里指屏障，外围。

[3] 启：开启，这里指纵容其贪心。

[4] 玩：玩忽，轻视。

[5] 辅：面颊。车：牙床。

[6] 不嗣：没有继承王位。

[7] 盟府：掌管盟约、典策的官署。

[8] 以为戮：即“以之为戮”，把他们作为杀戮的对象。

[9] 宠：尊位，权势。

[10] 明德：使德行修明。

[11] 易：改变，变更。

[12] 惟德絜物：神只享用有德者的献祭。絜(yì)：语气词。

[13] 冯(píng)依:凭借依从。冯,通“凭”。

[14] 荐:进献。

[15] 以:率领。

[16] 不更(gèng)举:不必再次调动军队。更:再。

[17] 馆:借住,寓居。用作动词。



【赏析】

一篇短文,以对话的形式展开两个主张截然不同的人之间的冲突;同时对晋、虞、虢三国之间的关系作了揭示。回顾历史变迁,笔笔有宗;几次引经据典,头头是道。由此不难看出官之奇是一位颇具文化底蕴的、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。官之奇着重从两个方面批驳了虞公的谬误,其一是宗族血亲观念,其二是神权迷信思想。可惜的是虞公固执己见,不纳忠言,终于应验了官之奇的“虞不腊矣”的预言,虞国被灭,虞公被俘。文章的结尾,是对事件结局的简要交代,寥寥十余字,对昏君的鄙夷不屑表露无遗,“袭”、“灭”、“执”等几个动词的运用,颇得“春秋笔法”的真传。

4. 子 鱼 论 战

《左传》

宋公及楚人战于泓。宋襄公指挥军队跟楚国人在泓水地区作战。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济^[1]。宋国军队已经摆好了进击的阵势，楚国军队却没有全部渡过泓水。司马曰：担任司马的子鱼对宋襄公说：“彼众我寡，及其未既济也，请击之。”他们人多，咱们人少，趁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河来的时候，请您下命令，攻击他们。”公曰：宋襄公说：“不可，不行。”既济而未成列，又以告。公曰：等到楚国人已经全部渡过来，可还没有摆好阵势时，子鱼再次提醒宋襄公下令进攻。宋襄公说：“未可，还不行。”既阵，而后击之。等到他们完全摆好了阵势后，襄公才发兵进击他们。宋师败绩。公伤股，门官歼焉。结果，宋国的军队吃了大败仗。宋襄公被打伤了大腿，他的警卫官当阵身亡。

国人皆咎公。公曰：宋国的人都责怪襄公。襄公却说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^[2]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”讲人道的人在战斗中不再度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，不俘虏那些头发花白了的年老的敌军。古代指挥作战的时候，不利用对敌人不利的地形。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^[3]。孤家虽说是个亡国之君的后代，可绝不擂鼓进攻阵脚没有站稳的军队。”

子鱼曰：子鱼说：“君未知战。勍敌之人，隘^[4]而不列，天赞我也。”您还不懂得怎样打仗。强大的敌军，处在不利的地形，又还没有摆好阵势，这正是老天帮助咱们呀。阻而鼓之，不亦可乎！——犹有惧焉。一边阻塞他们前进的道路，一边擂鼓发动猛攻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！——这当中也还有些提心吊胆呢。且今之勍者，皆吾敌也。虽及胡耆^[5]，获则取之，何有于二毛？再说，当前强大的有生力量，都是咱们的敌人。即使碰上老迈龙钟的对手，只要捉得住就要捉住他，哪里还管什么头发花白不花白呢！明耻教

战，求杀敌也。伤未及死，如何勿重^[1]让部下懂得什么叫耻辱，懂得怎样去打胜仗，要求的是大量杀伤敌人。对手受了伤还没有断气，为什么不能去再度杀伤他？若爱^[6]重伤，则如勿伤；爱其二毛，则如服焉^[7]如果舍不得对手再度受伤，那就应当根本不去打伤他；如果要同情那些头发花白的敌人，那就应当向他们投降。三军以利用也，金鼓以声气也^[2]整个军队是要捕捉战机来打胜仗的，擂鼓鸣金是要用来尽量鼓舞士气的。利而用之，阻隘可也^[3]只要碰上有利条件就该动手，利用敌人的不利地位是可以的；声盛致志，鼓儦^[4]可也^[5]凭雄壮的声势来激发起兵士们的斗志，擂鼓进攻阵形凌乱的敌军，这是可以的。”



【注释】

- [1] 既济：既，尽；济，渡过。
- [2] 禽：通“擒”。二毛：指头发花白的士兵。
- [3] 成列：摆好阵势。
- [4] 隘：险阻，指不利地形，用作动词。
- [5] 胡耆：耆(gǒu)通“苟”，很老的人。
- [6] 爱：舍不得。
- [7] 儦(chán)：不整齐，凌乱。



【赏析】

本文结合泓水之战始末的记述，以对话的形式展现了两种对立的军事思想的激烈冲突。战局本来有利于宋国，倘能把握战机，适时运作，获胜之可能甚大。遗憾的是宋襄公没有听从子鱼的劝告，迂腐可笑地坚持什么“不鼓不成列”、“不重伤，不禽二毛”、“不以阻隘”等可笑的战术原则，一再错失战机，终致惨败，宋襄公本人也伤了大腿。

宋国战败后，子鱼的一段结束之语却颇有理论力度。“明耻教战”，其目的就在于杀敌。